



山里人家(国画) 吴意文

眼睛

# 感悟秦岭

安志伟

远远地望去,连绵的秦岭山峦叠嶂,褐色的群山隐入白色的云雾中,下浓上淡,像一幅悠远宁静的油画。正在感叹那种相机所拍不出的层次感,瞬间人和车便一起“跌”入了秦岭。高耸入云的山峰,崎岖的山路,潺潺溪流,沟壑山石,就这样山水相伴,汽车像一支巨大的圆规,绕着秦岭一座又一座的山脉,在山间画着大大小小的圆或半圆。孩子们早已打开车窗,让清凉湿润的空气盈满车厢。车外各种形状的叶子漫山遍野,各种颜色的鲜花盛开,与挺拔的树木交相辉映。藤蔓植物温柔地缠绕在高大的树木上,叶子碧绿油亮,更有松塔高挂,野果满枝。美丽的秦岭,既有北方山脉的雄壮,又有南方山脉的秀美。尽管道路曲折陡峭,不时让人惊心动魄,但满目的风景,清凉湿润的空气,令人目不暇接,神清气爽。

汽车绿海里穿行。我们任身子随着车子左摇右晃,让车窗外丰富饱满的色彩滋润着眼睛。满山遍野笔直的大树,跟原始森林似的。当汽车再次爬上又一座高峰时,朋友告诉我们:分水岭到了!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下了车,举目四望,两边都是山,前后都是下坡,狭窄的山路蜿蜒在云雾和翠绿中。路边高悬的交通提示牌上蓝底白字:秦岭顶。一侧山坡上,是一座黄色琉璃瓦的四角观景亭。对面山体,被灰色方砖砌成钝角形状,向两边延伸。墙体中间,黑底石壁,一边自右向左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“长江水系”,另一边自左向右镌刻的是“黄河水系”,中间是一条醒目的红线,红线的正前方立着一块界碑,上刻两个红色繁体大字:秦岭。这就是中华大地的南北分界线地标!这,就是我们心中自幼就熟悉却又陌生的秦岭!凝视着这石壁、石碑、红线,心中充满了神圣和庄严感。孩子们早已双脚分立,做脚踏南北状。又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,体验着几步就从南方跨越到北方,又从北方跨越到南方的快乐。

沿着陡峭的小路,登上观景亭,四周是寂寂无人的幽静,满目翠绿,群山蜿蜒。洁白的云朵在蔚蓝色的天空依然悠闲地飘荡,吹拂过唐诗宋词的清凉山风依然徐徐地吹来,透彻心肺。着短衣短袖者早已被吹得哆哆嗦嗦,匆匆地望一眼,留个影便飞快地钻进了车里。秦岭中的太白山气候异常、风云多变,据说在此行军,不敢敲鼓吹号,否则疾风骤雨会顷刻而至,甚至有人高声叫喊都会“召”来风雨。孩子们立刻安静了许多!沙沙沙——小青蛇在脚边轻轻地游走,啾啾啾——林间的小鸟自在地啼唱,清脆婉转地讲述着对秦岭的深情和依恋。

“试登秦岭望秦川”。秦岭以它的壮阔和美丽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,李白、杜甫、柳宗元、韩愈、苏轼等都在这里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,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和向往。李白在这“秀色难为名,苍翠日在眼”的秦岭,曾写出《登太白山》的感慨:“愿乘冷风去,直出浮云端”;苏轼对山中奇特的“太白积雪六月天”赞叹:“岩崖已奇绝,冰雪竟雕镌”;因言获罪的韩愈一句“云横秦岭家何在,雪拥蓝关马不前”写尽了英雄失落的悲壮和苍凉;悲天悯人的诗圣杜甫沿着秦岭山路踽踽而行,朝着他诗歌创作的巅峰而去……历代才子不惜笔墨,尽情地挥洒对秦岭的感悟。站在秦岭,仰望这片多情的天空,深深地呼吸,任清凉滋润的大脑神经;伸长了双臂,想将这秦岭的天真地秀也渗入体内的每一个细胞。脚下,是古人曾经走过的山路;远方,是先贤们曾经眺望过的峰峦峦峦都写满了诗路的山岭;眼前,仿佛晃动着他们登高赋诗的身影。而那忽隐忽现的云雾、优雅飞行的小鸟、枝头摇曳的树叶仿佛都在讲述着秦岭的厚重。恍惚之间,自己仿佛站在历史中……

下山了,我们都留恋地回首遥望。离开了,厚重的秦岭却永远留在了心中!

随笔

# 没什么东西是不能放手的

陈鲁民

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失恋了,十分痛苦,觉得天要塌了,每日寻死觅活的,就是无法割舍那一段感情,亲戚很担心他出事,让我去劝劝他。我苦口婆心开导了他半天,说得口干舌燥,不知他听进去没有,最后我也不耐烦了,给他撂下一句话:别自作多情了,世界上没啥东西是不能放手的!

果然,不到一个月,他就又领了一个漂亮姑娘回家了,前边的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。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我年轻时也曾因失恋痛不欲生,一时间对爱情婚姻信心全无,甚至觉得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但也就是过了半年左右,碰到了我今天的妻子,建立了幸福家庭,不久就有了可爱的孩子。这些年走来,夫唱妇和,伉俪情深,我庆幸有了当初的放手,才有了后来的牵手。虽然偶尔也会想到失恋后的那一段不堪,但再也激不起任何感情的涟漪。

最不容易放手的,莫过于权力了,因其魅力与诱惑都很大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,一向自己掌管大权,总怕别人管不好,最近,他毅然放手,把管理大权交给了33岁的女儿。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,精力不够了,到了放手的时候,他说我们不要去找死,也不要去等死,不等死就必须耍变,只有创

新,放手把企业交给更有活力的年轻人,企业才能屹立不倒。

血比水浓,亲情也是很难舍弃的,可每人一生要有若干次与亲人告别,每次都会如撕心裂肺一般疼痛,但我们还是放手了,走过来了。汶川大地震,69227人遇难,17923人失踪,成千上万家家庭失去了亲人,创深剧痛。但坚强的汶川人没有被灾难压倒,几年过去了,许多人重建了家庭,又生了孩子,走出了地震的阴影。

爱情如此,权力如此,亲情如此,还有友谊、恩怨、地位、官帽、荣誉、钞票等身外之物,无不如此,须放手时当放手,如果死抓住不放,只能自寻烦恼。既然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,有此不无,无此不少,那就犯不着为那些未必不能放手的东西去耿耿于怀,去日思夜想,去自怨自艾,去牵肠挂肚。

在非洲的热带丛林里,人们用一种奇特的狩猎方法捕捉猴子:在一个固定的小木盒里面,装上猴子爱吃的坚果,盒子上开一个小口,刚好够猴子的前爪伸进去,猴子一旦抓住坚果,爪子就抽不出来了。最近,人们常用这种方法捉住猴子,因为猴子有一种习惯: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东西。因此人们总是嘲笑猴子的愚蠢:为什么不松开爪子,放下坚果逃命呢?其实,反思一下人类

自己,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比贪婪的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。古往今来,因只会伸手不肯放手而丢掉生命的又何止万千?

《菜根谭》说:“两个空拳握古今,握住了还当松手;一条竹杖挑明月,挑到时要息肩。”人这一辈子,手经常处于两种状态,一是伸手,二是放手。伸手,教都是人人都会的动作,出自“本能”,教都不用心,婴儿生下来就会伸手乱抓,抓住什么是什么。放手,本是一个更简单的动作,但有些人却一辈子都没学会,抓钱抓权抓官帽抓房子抓荣誉只知伸手,从不会放手,只有大限到时,才会手一松,脚一蹬,两眼一闭,万事俱休。因而,一个心态正常的人,应当既会伸手又会放手,该你得到的东西,尽可以努力争取,不论功名利禄;不该你得到的东西,就不要伸手,别忘了“伸手必被捉”的教训。

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放手的,所差别的无非是主动还是被迫放手罢了。或许是用情太深,有些东西我们觉得一放手就会天塌地陷,没法活了,其实未必。李叔同弃了家室,楚霸王舍了天下,柳三变轻了功名,沈从文离了文坛,姚明别了篮球,李娜扔了麦克,地球该咋转还是咋转,无非给后人留了一段谈资罢了。



山野清风(国画)

梅文

小说

# 比金子还贵的白菜

曹世忠

人家刘栓柱黑黑白白汗干了两个多月,这样好的白菜说不要就不要了,除非是傻子!早晨,翠花喊着王婶一块儿到地里拔白菜,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不用了,家里买的有。一滴汗水摔八瓣。人家跑几百里到这种地,辛辛苦苦也不容易。那些好心人也就不绝了他的好意。

昨天,王婶还碰见刘栓柱和妻子穿得新崭崭的,背着一个鼓囊囊的挎包,就问,哪去?刘栓柱说,侄子结婚,回去一星期。

恁两个都走,白菜成了,不招呼会中?招呼个狗屁!东西三分不值二分的,还不够雇人干的工钱。说完,两人坐上一辆出租车,“哧溜”一声就无影了。刘栓柱要是真的要菜,地里会留人的,咋能不管不问?想到这,王婶那颗心也膨胀起来了,手也痒起来了。于是她到地里也弄了一塑料包白菜,沉甸甸的,死猪一样拉也拉不动,抱几次,也扛不到肩上。不要吧,有些舍不得。想找个人帮忙,地里和路上又不见人影。打手机吧,偏偏忘在家里,只好在那里等。天早已晌午,日头已经偏向西南,远处的山上传来崩石头的声音,一阵阵风声和寂寞潮水一般涌过来,王婶急得喉咙眼里想伸出一只手。这时,对门的王大军开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过来了,见王婶的身边放一塑料袋白菜,还以为是她从集上买来的,听说这菜别人不要了,他也顺手牵羊扳

了一袋放在车上,白亮亮的,散发出滋润醉人的气息……

看来,刘栓柱的白菜真的不要了。原来人们还在观望和犹豫,这下子就都相信了。

王婶把白菜往家里一放,开始还有点心虚,不住地怦怦跳,打鼓似的。要是抓住了脸往哪搁呀?见不少人也往刘栓柱的地上扳白菜,她连忙打电话给闺女。咱村住了一个外地人,种的白菜不要了,炒菜、包饺子,还有春节时拌个凉菜酸辣可口得劲死了。你也来扳点吧,省的冬天买菜。闺女来时带着她的女婿,女婿又带来了他的几个邻居。

天上掉下的馅饼,拣了也白拣,不拣才是大傻瓜!

于是大家心中欲望的火苗燃烧起来了,熊熊的,恣肆地飞溅。啥多啥厉害。不到两个小时,刘栓柱种的白菜就面目全非,地里的车辙脚印横七竖八,白菜帮子扔了一地,狼藉不堪……

傍晚时分,公安局的警车尖叫着来到地里,那些正哄抢白菜的人才大吃一惊,措手不及。王婶和她的闺女女婿被罚了6000元。闺女的家里盖着房,儿子才从医院出来,塌了一屁股账;无奈之下,王婶东拼西凑才凑够了罚款。回到家,望着从地里扳回(偷)的几十棵白菜,算算账,这几十棵白菜成了金白菜,不比金子还贵!算下来真是脚比牛还大。她越想越后悔,越想越难受,禁不住捶胸顿足,泪如雨泉。

有人哭凄凄,有人笑眯眯。  
谁?刘栓柱。算算账,他今年的白菜每亩比别人多收入600块。只是,刘栓柱在一天夜里,又悄悄地塞给翠花200块,说,这是你的辛苦费。

了,熊熊的,恣肆地飞溅。啥多啥厉害。不到两个小时,刘栓柱种的白菜就面目全非,地里的车辙脚印横七竖八,白菜帮子扔了一地,狼藉不堪……

傍晚时分,公安局的警车尖叫着来到地里,那些正哄抢白菜的人才大吃一惊,措手不及。王婶和她的闺女女婿被罚了6000元。闺女的家里盖着房,儿子才从医院出来,塌了一屁股账;无奈之下,王婶东拼西凑才凑够了罚款。回到家,望着从地里扳回(偷)的几十棵白菜,算算账,这几十棵白菜成了金白菜,不比金子还贵!算下来真是脚比牛还大。她越想越后悔,越想越难受,禁不住捶胸顿足,泪如雨泉。

有人哭凄凄,有人笑眯眯。  
谁?刘栓柱。算算账,他今年的白菜每亩比别人多收入600块。只是,刘栓柱在一天夜里,又悄悄地塞给翠花200块,说,这是你的辛苦费。

# 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

张君成

只要有华人的地方,就有邓丽君的歌!2013年,时逢邓丽君诞辰60周年的日子,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出版,这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大陆唯一授权的官方版传记。

该书作者姜捷,踏遍八地,耗时十几年,访问超过二百位邓丽君生命中的至亲好友、同事、歌迷,甚至包括极少曝光的邓丽君的母亲,因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她不仅走访了中国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、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法国等地,还因为中国大陆是邓丽君演艺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站,又增添了北京、上海和成都三地的采访,终于一点一滴,完整谱写出邓丽君传奇的一生,为她璀璨的一生留下深刻印记。

台上的辉煌,台下的生命足迹,鲜少曝光的私生活,不为人知的童年回忆……都在这本史无前例的、堪称目前最全面、最权威的邓丽君传记中。2013年初繁体字版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,一经上市,即在台湾和香港热销,迅速位列畅销书排行榜前茅。

全书文字15万字,300幅精美图片,其中1/5都是从未发表过的,极其珍贵。

# 连载



我讽刺的口气,“我家藏了一些年份不错的,有兴趣来品鉴品鉴?”  
“不好意思,我对红酒没兴趣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,他还想再说些什么,却被我的手机铃声打断了。  
我看到号码,心脏不受控制地

我踌躇了很久才把消息发出去,按了发送键又开始焦急地等待回音,但是没有回音,手机依旧沉默,我黯然,连妈妈都看出不对劲。  
“留白,这两天怎么一直在家不出门?”  
“要准备教案,没有时间。”我挂起一个牵强的笑容。  
“那个叫楚承的没有约你吗?”  
“他去潮州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回上海。”说话间电话突然响起,我心里一阵狂喜,抓起电话就接通。  
“留白, Honey,在干什么?”电话那头传来的并不是楚承的声音,居然是马修,我心情跌落谷底,声音都懒了下来。  
“什么事?”  
“有没有空赏脸晚上吃饭?”他嬉皮笑脸,我全没好气。  
“没空,快开学了,我最近都很忙。”  
“别这样嘛,其实我是有事找你帮忙,有一份合同想让你帮忙看一下,你知道我中文烂得慌。”  
“那你发邮件给我,我帮你看过再发给你。”  
“我跟几个朋友合伙搞一个餐

厅咯,大家一起吃饭,不是单独约会,算我求你啦。”  
再拒绝好像太不给朋友面子,我只好答应,勉强起身换衣服。  
来到马修指定的餐厅,我将车停好,手机一直拿在手中,冰凉的,就像我的心。这是一间上海菜馆,刻意装修成老弄堂的模样,走道里放的都是老式的留声机。  
我走进包厢就看到马修一个人坐在那里,正对着电话喃喃咕咕。看到我立刻挂了电话,站起来招呼:“留白,这边坐这边坐,正等你呢。”  
我皱眉:“只有你和我?”  
“怎么会?”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,我错愕地回头,意外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  
“怎么了?才两天不见就不认识了啊,留白,你真是名不虚传的冰山美人,伤透了我的心。”  
竟然是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肖,他就站在我身后,细长的眼睛在金边眼镜后闪着光,一手捂住胸口,作出一个受伤的表情。  
我恍然大悟地回头瞪着马修,他有些心虚地嘿嘿笑,“肖,还不帮留白拉椅子,等下要罚酒三杯,你居

剧烈跳动起来,是楚承。  
我立刻起身,说了声不好意思之后便握着电话走出包厢,楚承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,透着一丝疲惫。  
“留白,你在哪里?”  
“楚承,三天没有和我联系,你到底出了什么事?听到你的声音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想念你,真想你就在我的身边,可以马上拥你,千言万语都涌到嘴边,可是到最后,我只叫了一声他的名字,就沉默了。”  
“我回到上海了,想见你,你在家吗?”  
“我在和朋友吃饭,你在哪里?要不要我过去?”  
“我刚下飞机,还在机场。”  
我看看时间,已经是晚上九点:“你有没有吃饭?”  
“在飞机上吃了一点,留白。”他欲言又止。  
“怎么了?”  
“我爱你,留白。”  
我仰起头,一股热流贯穿全身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他回来了,回到我身边了。  
我转身回到包厢,二话不说拿

起包:“马修,肖,我有急事要先走了。”  
马修站起来,“什么事这么急,晚上我们还安排了节目呢,等下一起去唱歌。”  
“我真的有事,下次有机会吧。”我嘴里敷衍着,人已经往外走去。  
“怎么每次见你总是听到你说同样的话。”肖跟上来,低声笑道,“要不要我送你?”  
“不用,我有开车。”我脚步不停,转眼已经到了楼下。这一刻不要说是这个不知所谓的男人,就算是天上刀子也拦不住我。  
我钻进车门,发动离开,再一次,肖站在原地目送我,可是和上次一样,满心都被楚承装满的我,哪有心思注意到他的眼神。  
餐厅在西区,车在高速路上飞驰,到达虹桥机场不过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,我在候机楼前停下,拨通楚承的电话,铃响一声,几乎是立刻被接通的。  
“我到了,你在哪里?”  
“在B楼出口处,留白,我看到你了,等一下。”我转头张望,看到他